

四姑娘 (川剧)

魏明伦编剧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戏剧新作丛书

四 姑 娘

(川 剧)

(根据周克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

魏 明 伦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四 姑 娘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戏剧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44,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 1/8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8069·126 定价: 0.21元

内 容 提 要

川剧《四姑娘》，是根据周克芹所著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的。

改编者大胆地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以许茂的四女儿——四姑娘许秀云结婚、离婚、改嫁为贯穿线索，集中描绘了她的命运，反映了十年浩劫以及封建主义余毒对农村妇女的摧残。

此剧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

人 物 表

- 四姑娘——本名许秀云，普通农村妇女，许茂的四女儿。
- 郑百如——“文化大革命”上台的葫芦坝大队代理党支部书记，四姑娘的丈夫。
- 大姑娘——本名许素云，许茂的大女儿。
- 金东水——原葫芦坝大队党支部书记，大姑娘的丈夫。
- 三姑娘——本名许秋云，许茂的三女儿，外号“三辣子”。
- 罗祖华——老老实实的农民，三姑娘的丈夫。
- 七姑娘——本名许贞，回乡知青，许茂的七女儿，后为连云场废品收购站营业员。
- 许 茂——许家家长，合作化积极分子。
- 颜少春——原县妇联主任，“文化大革命”进“五七”干校，后任工作组长。
- 郑百香——游手好闲的女人，郑百如的堂姐，葫芦坝“闲话公司”经理。
- 老 高——连云场废品收购站头头。
- 小 姚——“五七”干校专案组小头头。
- 长 生——金东水之子，儿童。
- 长 秀——金东水之女，儿童。
- 男女社员群众若干。

序 幕 丰收之后

〔幕前曲：

丰收之后办嫁奁，

一年劳累一夕欢。

四姐新婚暗祝愿，

前途可是杏花天？

〔一九六五年冬天。四川，葫芦坝大队。

〔大幕启。四姑娘出嫁。许家姐妹剪喜字，贴窗花。亲戚邻朋送礼贺喜。牵出一对佩戴红花的新人，宾客争相戏谑，不断爆发出热烈的笑声。新娘垂头不语，眉梢眼角，流露出一丝对未来的朦胧憧憬……

郑百香 大家莫闹，听我来出个题目：（挤眉弄眼地）请新娘子介绍恋爱经过，好不好？

宾 客 （应和）好！

七姑娘 （跟着逗乐）四姐，四姐，快介绍一下恋爱经过！

三姑娘 （斥喝七妹）死女娃子，你黄瓜才起蒂蒂，懂啥子恋啦爱哟？

郑百香 哎呀，三天无大小嘛。七妹，快来给你四姐道喜，请新娘子讲话哟。

宾 客 （哄闹）三天无大小。新娘子讲话哟。

〔四姑娘面红耳赤，无法应付，只好用眼色向新郎郑百如求助……

郑百如 （连忙解围，伶牙俐齿地）同志们，同志们，今天是新式结婚，革命化，多突出政治。我提议：请大姐夫、支部书记金东水同志讲话，好不好？

宾 客 （响应）好，请金支书讲话。金支书，金支书……（寻视无人）

郑百香 （向大姑娘）许大姐，你那个“二分之一”呢？

大姑娘 他在厨房头做活路。

郑百香 快把他请出来！

〔宾客三两急下，复拥出系着围腰的金东水。

三姑娘 大姐夫，新郎官请你出来“突出政治”。

金东水 （笑）哈哈，结婚闹房，搞啥子“政”啦“治”啊？厨下帮忙，最实际！（欲走）

郑百香 （拉住）哎，你是新娘子的大姐夫，正该代表许家说个四言八句嘛。

金东水 哈哈，这个“表”不该我代，正该老丈人主婚！

（寻找）爹，爹……（笑指侧幕）你们看，他坐在角角头抿咀笑嘞！

〔一宾客从侧幕拉出穿着一新的许茂老汉。

宾 客 许大爷，你说个四言八句。

许 茂 （憨笑）嘿嘿，我没得多话说……

大姑娘 爹，今天是四妹的喜事。她是我们许家姐妹当中最贤惠，最勤快，最体贴老人的姑娘。眼看就要离开你的膝下，你不打发几句好话吗？

三姑娘 爹，你这闷葫芦，今天该打破了！

罗祖华 （结结巴巴地）爹，你说句……

许 茂 好嘛，我就从你们这几对说起！（一抖烟锅巴，喷着鼻子，慢条斯理地数落起来）

〔众人愕然。〕

许 茂 那些年长，搞合作化，大女出嫁，闹热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衣食足而礼义兴嘛！唉，二女出嫁，就惨道了。大办食堂大吹牛，小球藻当粮食，老子害了一场水肿病，要不是老四经佑得好，我许茂早就见马克思大爷去了……

郑百如 （急阻话头）岳父……

许 茂 莫打岔，今天高兴我才说哩！（指着三姑娘与罗祖华）老三出嫁，庄稼收成也不好。“洗手洗澡，人人下楼”。我三婿出了名的老实人，靠手工编了几样竹器卖，也脱不了倒爪，结婚第二天，弄去站着照个半身像……

罗祖华 （不禁哭丧着脸阻止）爹，爹……

许 茂 （却又笑了）你莫要焦眉辣眼，这阵又该笑了。你大姐夫复员回乡，当事以来，不整人，不害人，不冲壳子不骗人，领导社员扎扎实实种庄稼。葫芦坝今年好收成，这才是“经”嘛！（向郑百如）四女婿，老丈人不愿你别的而来，只愿你这会计的算盘多为群众着想！（转向四姑娘）老四，你的运气好，出嫁遇上太平年，也不枉你孝顺长辈，照应姐妹，好人必有好报。老子只愿你夫妻和睦，白头偕老。（一气哈成）总拢一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人人厚道，恭喜发财！（一揖到地）

〔平时闷头闷脑的许茂，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说得满堂清风哑静。〕

金东水 （带头鼓掌）老人家说得好！

宾 客 （喝采）说得好，哈哈……

〔社员甲内呼声：“老金！”急上。

社员甲 老金，公社紧急通知：上级发来重要学习材料，立即组织社员认真讨论。

金东水 学习材料？（看材料）

郑百如 （探过头去观看材料）《评新编历史剧海端罢官》……

〔社员乙内呼声：“老金！”急上。

社员乙 老金，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寒潮急速回升，温度降到零下，风力八级以上！

金东水 （惊）寒潮？（急看天色）

许 茂 （见天色转暗，担心地）咦，天变一时，不吉利！

金东水 （向罗祖华）马上通知各小队，采取防灾措施！（将围腰递给大姑娘）你留在这儿料理喜事！（向新郎新娘致歉）对不起，我有紧急公事，告便告便！（急下）

〔大姑娘系围腰下。宾客纷纷焦灼地议论着散去。

七姑娘 爹，爹，我家自留地的麦苗、豌豆苗、莲花白、越冬韭黄……经不起寒霜冻啊！快回去想办法。

许 茂 （略一思忖，决然）锅头有，碗头才有。先保队上的庄稼，走。（下）

〔七姑娘随下。

郑百如 （一直注视学习材料）这篇文章来头不小。秀云，我去打听一下消息……

四姑娘 百如……（欲挽留）

郑百如 秀云，我要关心政治啊！很可能要搞大运动。（急下）

〔人去房空。四姑娘孤身四顾，一股怪风卷来……

〔只留一缕追光，照见四姑娘预感不祥的神态。

〔幕后伴唱：

寒潮席卷葫芦坝，
浩劫波及四姐家。
夫妻姐妹各分化，
滚滚沱江浪淘沙……

——幕落

第一场 同床异梦

〔九年后，一九七四年冬天。批林批孔高潮中。

〔二幕外。静场。许茂无精打彩踱步上。

许 茂 唉，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一场混战，打了九年。

〔幕后帮腔：

有话则长无话短，
四姐过门已九年。

许 茂 （唱）九年来人情冷暖，

葫芦坝变化多端。

一变二变，

大女婿垮杆；

三变四变，

四女婿升官。

实干变空喊，

丰收变荒年。

变来变去我也变，
红尘世界已看穿；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与人言无二三；
天天对着壁头念，
时时在打小算盘。

〔幕后喊声：“许大爷，出工莳油菜罗！”〕

许 茂 （听而不闻）哼！许大爷还会象以前那样傻吗？
文化大革命把我教乖了，管你队上的“锅头”干啥！
我自己的碗头更要紧。对不起，搞自留地去了。
（下）

〔二幕启。郑百如家。〕

〔郑百如小宴宾客，杯盘狼籍。老高与小姚划拳，
喊着新式口诀：“一月夺权”，“二月逆流”，
“三战狼窝掌”，“八个样板戏”……之类。〕

〔郑百香在旁弄着牙签，搬着指拇算什么。〕

郑百香 哎呀，我忽然想起来了。百如兄弟，我考一下你的
记性：今天是啥纪念日啊？

郑百如 （莫解）今天……（追忆）夺权八年纪念？纳新
四年纪念？……不对……

郑百香 哟，支部书记硬是公而忘私啊！九年前的今天，
正是你同四姐新婚大喜嘛！

郑百如 啊！（淡淡地）是今天吗？记不清楚了……

老 高 快把女主人请出来，庆贺庆贺。

郑百如 免了。我这个内人，三猫刀砍不出一句话，思想
觉悟低，不会支宾待客。让她去忙厨下的事儿吧！

老 高 啊……（看出郑百如的灰旧情绪，笑）那就不勉强了。我们敬您一杯：（举杯）郑百如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阳光雨露下飞快成长，祝你在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再立新功。干杯！

〔众人干杯。郑百香陪客继续吃喝。〕

郑百如 （踌躇满志，背唱）

人走时运马走膘，
文化革命搭天桥。
看准行情押一宝，
升官发财步步高。
万事不如权在手，
人生几回乐逍遥？
酒醉饭饱生烦恼——

唉，家花哪有野花娇！（应酬宾客）

〔四姑娘揣茶捧水上。〕

四姑娘 （背唱）丈夫陪客饮美酒，

残汤剩饭该我收。

默默无言去伺候，

〔幕后帮腔：〕

半是妻子半丫头！

〔四姑娘上前敬茶。郑百香故作谦让。〕

郑百香 四姐累了，快来，上把位给你留下的。（又故作遗憾）呵，腊肉还有点边边儿，香肠只剩下圈圈儿了。

郑百如 （皮笑肉不笑地）她得了怪毛病，补不得又泻不得；吃了油大要“背寒”，吃了豆花要拉肚子！

小 姚 （醉眼朦胧）酒，酒该吃得嘛？嫂子，听说今天是

你们结婚九年纪念，我们大家敬你三杯。

〔四姑娘强颜欢笑，无语地摇头推杯……〕

郑百香 不要摆头壳，眼前都不是外人。（指老高）这位是连云场废品收购站的头头，（指小高）那位是……

小 姚 我是县革委的，最近调到连云场附近那个“五七”干校搞专案……

郑百香 我跟四姐更亲了。百如是我堂兄弟；既是远亲，又是近邻。四姐赏我个面子，干三杯。

四姑娘 （无奈，开口推辞）我确实不会吃酒……

郑百香 （不悦）嫌我是远房亲戚，不赏脸！（挑拨）懂了。你要腾空肚皮，到你大姐屋头去吃酒摆龙门阵吧？

四姑娘 （急解释）大姐病重倒床，一家人舀水不上灶，哪里还有啥子酒啊？

郑百香 你大姐装穷啊！昨天，我亲眼看见长生去称盐巴，拿出一张两块钱的票子……

四姑娘 那两块钱是我送去的……

郑百如 （勃然）票子多！咄，我屡次教育你，亲不亲，路线分。你大姐夫金东水，反对农业学大寨，攻击文化大革命，问题严重，仃职检查。虽说是亲戚，也要讲点党性、立场、原则嘛！

小 姚 嫂子，老郑这种大义灭亲的革命精神，很值得学习呀！

四姑娘 ……（执着地回答）学不来。亲姊亲妹，我怎能见死不救……

郑百如 人性论！你好歹算是个支部书记的爱人，划不清敌我界限，叫我咋个工作呢？

郑百香 （又装好人）算了算了，都怪我多了一句咀。四

姐，妻贤夫祸少。今天有客，你少说几句，走，歇口气。

〔四姑娘忍气吞声地下。老高与郑百如低语。

老 高 老郑，既然嫂子是金东水的姐妹，又与对方划不清界限，你平时在家里说话办事，恐怕也不方便吧？

小 姚 （猛然）哎呀！我初次登门，说了一大堆巫儿麻杂的买卖，嫂子该不会拿出去对穿对过呵？

郑百如 她不要命了。敢！

老 高 防个万一。金东水虽然被你打下去了，气焰仍然嚣张，安一个内线在你枕头边边，对你有害无益。

郑百如 这……

郑百香 依我说，你堂堂郑支书，县委区委都有后台，还愁娶不到黄花姑娘吗？何犯于留恋一个老坎婆娘？

郑百如 打脱离要双方签字。没得扎实理由，一脚蹬她不脱。

老 高 小声点。（低语）理由可以编嘛！只消得把姨妹姐夫编成那么一回事，不就扎实了吗？

郑百如 啊，你是说……

老 高 墙内有耳，车一转吧。

郑百香 （向内）四姐，道谢了。

〔四姑娘上。

郑百如 我去送客。你洗了碗就喂猪，喂了猪就学习批林批孔的文章，加强一下阶级斗争觉悟，听见没有？

〔四姑娘报以沉默……

郑百如 （向客人）你们看她闷起不开腔的那个样子嘛！

唉！两口子没得共同语言，难处啊！

老 高 走啊！

〔老高劝郑百如，二人边说边下。

〔音乐起。

四姑娘 （内心思潮起伏跌宕，唱）

冷言冷语刺骨髓，

含泪吞声心成灰。

同床夫妻背靠背，

两颗心儿各自飞，

他梦见，步步登上高地位，

我梦见，几家欢乐万家悲。

可叹姐夫有何罪？

为民说话反挨批。

谁是好人谁是鬼，

四姐心中明是非。

不愿同流合污水，

丈夫怒发虎狼威；

糟糠妻子变奴婢，

三天打骂五天捶。

他离婚之意流出咀，

我……婆家难处，娘家难回！

靠爹爹？爹爹不愿添累赘！

靠姐妹？姐妹困难一大堆！

依社会？眼前是个啥社会！

哎！农村妇女投靠谁！（收拾杯盘）

〔幕后帮腔：

门前来了金东水！

〔金东水衣衫褴褛，匆匆上。〕

金东水 （唱）上门弄清大是非，

四姑娘 （一怔）大姐夫！

金东水 四妹。

四姑娘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惊）是大姐病情危险了吗？

金东水 （摇头）我来谈公事。（掏出一叠纸）有件要紧的东西，当面交给百如。

四姑娘 写的啥子，这样紧要？

金东水 四妹，你还不晓得吗？前几天，百如就在这里开会决定，社员早就分了粮食，又要重新折成。

四姑娘 折成，咋个折法？

金东水 为了宣扬葫芦坝今年跨了农纲，虚报产量，社员分的水谷子，原来打的六七成，如今提高算为八九成。社员一年四季分回家的蒿杆也要算粮，每捆麦草把，算一斤小麦。七算八算，糠里榨油，上骗国家，下害群众！

四姑娘 你又没当事，咋个晓得他们的决定？

金东水 哪有不透风的墙！他们布置各小队会计重新算账，有两个会计捅了出去。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群众敢怒不敢言，只差一个人站出来提意见……

四姑娘 啊，你就来带头！（担心地）姐夫呀，姐夫，你自己是打烂了的船，经不起第二场祸事了！

金东水 （坦然地）四妹，这几年百如整过我，我会正确对待。今天眼睁睁看见他虚报产量，我作为一个党员，更何况算是他的连襟哥子，有责任同他进几句忠言啦……

四姑娘 姐夫……